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九一・子部・宗教類

道德真經廣聖義五十卷（卷二十四至卷五十）〔前蜀〕杜光庭撰……………一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十卷〔宋〕陳景元撰……………二二三

南華真經副墨八卷讀南華經雜說一卷〔明〕陸西星撰……………三二五

2433/01

道德真經廣聖義二

〔前蜀〕杜光庭撰

據民國涵芬樓影印明正統
道藏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
二二毫米寬二一八毫米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四

羊主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疏前章明言行

教人比章明雄雌為行常德於焉復
模首標知雄雌三說明行德則漸造
於極次云模散下兩句示造極則必
有成終云大制一句論聖功之御用
以結成其深旨。我曰夫前明善行
善言既為不執教人教物所以行慈
皆外助之行也此標知雄即內修之
和氣復嬰復模所以成功即上文修
要也。行於外五善之應也。如上文修
於內三知之極也。如下說既復模
可不守模而不移然後散布萬殊以
彰玄功廣大唯聖人能宰制其器無
所割傷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疏知辯識也雄剛躁也雌柔靜也夫物貴

全和法求中道雄則過亢雌則卑弱俱未

適中於善行必當緣篤以為經故知其雄

躁則當守其雌靜守其雌靜亦當知其雄

躁守雌則可知雄則敗敗則妨行持戒守

雌能守雌柔是為謙德物所歸往如水歸

谿矣

義曰夫於內修也辯識剛躁知必敗傷故

以雌柔之道制之矣亢極也篤厚也性剛

躁而雄則多亢極亢極則九過生焉所以

厚其柔靜之心制其雄剛之性乃無亢極

之敗谿者衆流所歸以其謙下故也人謙

下則物歸地謙下則水聚上清有雌一之

道又有三奔五雌之法皆柔弱其志和靜

其神以致長生也理國以謙靜則萬物從

順如水之赴谿矣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注雄者患於用壯故知其雄則當守雌謙

德物歸是為天下谿谷則真常之德不離

其身抱道合和復歸於嬰兒之行

疏知雄守雌是為善行物所歸往為天下

谿能如此者則真常之德曾不離散常德

不散即是全和全和之人少思寡欲泊然

未兆乃如嬰兒故云復歸於嬰兒也

義曰理國在於謙靜理身在於雌柔萬物

順從衆德歸湊則常享其祚克全其身嬰

兒者未分善惡未識是非和氣常全泊然

凝靜以喻有德之君全道之士其德若此

乃合道真理身則神所歸理國則民交會

一

之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疏白昭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夫能守雌靜則德行昭明德雖昭明不以矜物富如暗昧自守淳和能如此則可以為天下法式矣

義曰為君有獨見之明為道有昭顯之德皆當若昏若昧不銜不矜則垢廉攸歸淳和內足以此為天下法式也史記老君謂孔子曰君子威德容貌若愚是也夫有德不矜有明不銜豈唯內充道行固亦克俱聲光矣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注能守雌靜常德不離德雖明白當如暗昧如此則為天下法式常德應用曾不差違德用無窮故復歸於無極也忒差也疏忒差忒也極窮極也知白守黑是謂德全德全之人可為天下法式則具常之德隨應而用應無差忒用亦不窮故云復歸於無極

義曰為君為道外晦其明內積其德淳和既著天下化之於國則聖德無窮於身則長生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疏榮尊榮也辱卑辱也夫為天下法式則其德尊榮德雖尊榮常守卑辱以和為量無不含容如彼空谷物來斯應故云天下谷也

義曰人君富有八極君臨九國是尊榮也自稱孤寡不穀是卑辱也名號所設則古之制也能當理思亂居安懼危戒慎卑躬畫乾夕惕則德廣體弘如虛谷矣為道之人外其德譽自守卑柔如庚桑避崐崘之祠莊子歎擁腫之木則其材德不顯心虛德全若空谷矣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注德雖尊榮常守卑辱物感斯應如谷報聲虛受不窮常德圓足則復歸於道矣疏樸道也虛受應物如彼谷神具常之德是乃圓足足則復歸於樸矣天道為德體

德為道用語其用則云常德乃足語其體則云復歸於樸歸樸則妙本清淨常德則應用無窮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義曰既富於德則合於道道為德體則澹寂無為德為道用則施行有作人君以五善之化誘民於無為以廣濟之德積功而合道故云復歸於樸夫道無為而無不為也通生萬物應變無方故謂天下之至通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推而行之謂之通是也夫聖人之理國至士之修身當知其雄強明白尊榮三者非持久之益乃當執雌柔暗昧卑辱三行而制之則前五善外以化人此三行內以修己人化則道彌廣已修則德愈昌道廣德昌理國理身之至要矣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注含德內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用則散而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粗故聖人用之則為羣材之官長

疏器形器也自知雄下論性修德反則復

歸於道此云樸散為器者明德全合道即能應用應用迹粗涉於形器故云樸散則為器聖人弘濟則為羣材之官長矣

義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惟無非是可見可博之質乃是虛寂之

妙本也器涉有乃是可知可稱之用非是

質礙之常形也聖人理天下用材用德委

以牧人共振玄風以弘道化故云為官長

也夫四海之廣兆庶之繁不可下人以為

理故立羣官師長各司其任在昔唐虞建

官惟百夏商周漢所立愈多以德居官以

材蒞任各當其器而萬方理焉若為道之

士則布德施惠救物立功亦猶器用以利

於人爾為國則用材化物為道則施功濟

人合於道樸之化也尚書曰學古入官左

傳曰能官人則民無鯁心是也春秋昭公

十七年秋鄭子朝魯對昭子曰黃帝以雲

紀官炎帝以火紀官共工以水紀官太皞

以龍紀官少昊以鳥紀官以鳳鳥為司曆

玄鳥為司分伯趙為司至青鳥為司啓丹

鳥為司閔祝鳩為司徒鵠鳩為司馬尸鳩為司空爽鳩為司寇鵙鳩為司事五鳩以鳩民五雉為五工正九尾為九農正尾止也止民使不淫放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以民師而命民為官設官分職止

尚矣蓋以宜道行德以教於人者也官非其人物罹其害豈可輕授哉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斯之謂也

故大制不割

○ 注聖人用道大制羣生暄然似春蒙澤不謝動植咸遂曾不割傷

疏此明聖人用道也夫聖人德全大制羣有法乾坤之施灑雨露之恩各暢其和不

知其力令動植之物咸遂其生曾不割傷以為已用故云大制不割
義曰聖君臨極宰制萬方德被羣生各遂其性故動物植物有情無情自生自成不宰不割所以玄德之世太上之君不言不化惟清惟靜下知其上有君而不聞其制今之法此所謂大為主宰而無所制割也

修道之士不察察於存祝不孜孜於湫咽無為無欲自全其和可階於道矣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 疏前章明常德必歸於樸此章明將欲取天下者必先失其常德不可為首標將欲取天下者必先失其常德位之有所在以戒姦亂之臣大教者之一句示層數之不于常將欲取天下者必先失其常德之臣上管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 注天下者大寶之位也有道者必待曆數在躬若暴亂之人將欲以力取而為之主者老君戒云吾見其不得已

疏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皇天命帝大制羣生必待曆數在躬然後君臨萬宇而姦

亂之賊凶暴之夫將欲力取天下而為之主既誅夷之不暇何天祿之可望故老君戒云吾見其斯人必不得所為之事已語助也

義曰晉天之下人君統之人君之位皆上

天降命曆數所歸應天之心順人之望而後君臨四海子育羣生而為之主也莫不世傳積德身有殊祥履巨跡而誕伏羲感神龍而孕炎帝軒轅乃電光繞斗少昊乃星彩流虹顓頊高辛生質睿聖唐堯虞舜天表神奇堯火運於赤龍舜土德於虹瑞月精命禹鸛卵降湯紫氣霑於礪山赤光照於漢室此並身有殊祥也積玄勲而黃軒受命稟前功而顓頊叶符黃帝十七世而祚有殷湯后稷十三世而興西伯此皆積世累功也或生而神聖或誕而能言日角犀文龍顏顴步重瞳八采反羽奇毫玉斗橫身鱗文偏體或全於圓圖之內或逃於溝竇之中而復兆應天文德諧人願然後驅雄駕傑拯溺救焚康濟黎元克昌帝業斯可謂生靈俟望曆數在躬者也尚書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是矣若乃器非神授才乏天資積善不顯於先人鍾異靡聞於奇兆恃水草之力縱豺狼之心假狐媚而竊國權因佞倖而窺神器興問鼎之計運

祛篋之謀王莽董卓則集戮於前侯景桓玄則敗亡於後流惡名於萬古取大笑於四方欲以力而為之其可得也況劔聞神授力可拔山喑鳴則鬼伏神驚叱咤則堅摧敵潰終乃殲舟莫濟刻頸陰陵不聞聚井之祥徒益五侯之賞苟不及於此者又何矯竊而欲非望哉老君戒曰吾見其不得已大寶之位已具前解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注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故不可以力為也故曰為者敗之此戒姦亂之臣也。踈天下大寶之位所以不可力為也者為是天地神明之器將以永終聖德之君而今流布愷悌之化豈使凶暴之夫力為而得毒螫天下乎是知必不可為為亦必敗此戒姦亂之賊臣也

義曰天神曰神地神曰祇日月之照曰明言天地日月之間森羅萬象必有主宰而司牧之故天地神明以此司牧之大位授於聖德之君而今布和平悅樂之化以養

民也愷樂也悖易也詩大雅洞酌篇召康公戒成王曰愷悖君子民之父母言樂強教於民易以悅安於民民敬愛其君父之尊如母之親故云愷悖之化若以之夫力取天下必以強兵殘忍誅害於如吳國為封豕長蛇項羽比狼貪羊狠則生民罹其蠱毒矣毒出於口曰蠱毒出於尾曰蠱明此凶暴之夫毒螫天下必不得其大寶之位而自致敗亡故云為者敗之矣

○
執者失之

注曆數在躬已得君位而欲執有斯位凌虐神主天道禍淫亦當令失之此戒帝王者也

疏人君者或撥亂反正或繼體守文皆將昭德塞違恤隱求瘼若執有斯位凌虐神主坐令國亂無象遂使天道禍淫神怒人怨是生災沴亂離斯作誰奉為君亦當失斯位矣此戒帝王也

義曰人君繼體承乾不以其德毒流海內

禍起寰中號令不行戈鋌內向天下既亂海嶽沸騰真主應運救人撥亂反正如夏禹殷湯周武漢祖創業之君也天下既定授於子孫故嗣主繼明守文承統如夏桀殷紂周赧漢獻為繼體之君也且創業之君必資聖德塞違補過明德顯仁招懷隱淪求採瘼病初有大寶罕及敗亡蓋其勵精求理故也而繼體之君不知稼穡長於婦人之手生於深宮之中八音五色亂其心麗服淫聲溺其性或窮兵四境流毒九州視赤子若仇讎顏生人如草芥動致爰刈不循憲章反道違天凌虐神主神主者民也於是干戈四起水旱不時神怒衆離鬼哭人怨遂有南巢放逐牧野梟夷殞身黔庶之中失政姦雄之手洪圖一去大業不歸此明執者失之足為後王之戒昭德塞違者春秋桓公二年宋華督殺孔嘉父而弑殤公立公子慆是為莊公以郕鼎賂於魯桓公公納之於廟大夫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百官猶懼失之

今寘其賂器於太廟明示百官百官象之
又何誅焉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維邑義
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達禮之賂器於太
廟其君之何瘼病也疹妖氣也內起曰眚
外起曰災亦天火曰災也

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

隙
注明為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或
隨之於後或响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或扶
之則強或抑之即弱有道則載事無德則
廢

疏此明凡物不常事亦倚伏也响暖氣也
吹寒氣也強壯也羸弱也載事也隨壞也
且夫為之則敗執之則失亦如凡物或行
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响之使暖或吹之
使寒或扶持之使強或抑損之令弱或有
引而載事或推之而隨壞且同紀經不可
準繩唯當以欲從人方可樂推不厭其
義曰物之倚伏固以不常人事推移安能
長保是以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或後者居

前或前者反後或寒者變暖或暖者反寒
或弱者為強或強者為弱或成者致壞或
隨者獲全如紀經之榮紆無準繩之正定
矣經大索也準的也繩正也無道之君以
人從欲有道之主以欲從人以欲從人者

天下悅樂而推尊之不厭其德也以人從
欲者春秋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
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
鮮濟言屈己之欲從衆之善也明年秋宋
公與楚陳蔡鄭許曹盟于孟諸侯執宋公

以伐宋言宋公無德爭盟衆共執之如文
仲之言也文仲魯大夫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注聖人觀或物之行隨知執者之必失故
去其過分耳

疏是以理天下之聖人觀行隨之不常知
矜執之必失故約已檢身割貪制欲造
作之甚者去服翫之奢者論名數且分為
三目徵其實乃同於一條甚奢泰者皆謂
之過分耳

也哉

義曰夫臣之事主以道為先所宜清靜匡君勿以兵謀輔國化既清靜君遂無為平泰可圖堯舜何遠致君者言臣以道德助化則君德自齊於堯舜也股者足也肱者手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猶一身耳君臣之道其可忽乎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是也舞干羽者尚書大禹謨曰舜以禹之功命之嗣位時有苗之民數干王誅命禹徂征之於是會諸侯之師普眾而往率辭伐罪三旬苗民逆命益謂禹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届至誠感神況於有苗乎禹班師振旅設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有苗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征之不服不征自來言以文德遺化撫之也干楯也羽翳也舞者所執之物既還師振旅不用干戈乃修文德以文舞舞於賓主兩階之間以抑武事而苗人來格格至也禮曰舞者所以飾喜也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

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羽籥干戚舞之器也屈伸俯仰舞之容也綴兆舒疾舞之列也故天子八佾八人為列六十四人也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佾列也二人為列矣執大衆者第三十五章之詞也太階者三台六星為太階六符起文昌抵太微以主三公君臣和法今平則其星光明行列相類星或明或暗或狹或闊或變色或亡失不見皆為災凶若三星亡失革命易姓六階勾明天下太平也今若大臣以兵謀輔主不能以文德懷人侵伐圖功加兵於彼彼必還報則勝敗之勢未可知也或自焚為負敗也抗以手抗拒也潰亂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注軍師所處戰則妨農農事不修故生荆棘兵氣感害水旱繼之農廢於前災隨其後必有凶荒之年矣

疏師軍師也又易曰師衆也夫興師動衆則人勞於役行齋居送則妨工害農農事

不修故生荆棘大軍之後積實既多和氣致祥兵氣感害水旱相繼稼穡不生故必有凶荒之年以報窮兵之怨爾

義曰人臣以兵輔主主則習用其兵主貪不急之功臣冒無厭之賞或憑凌下國侵

伐隣封危器一施生民受弊行者有齋糧之苦居者有轉饋之勞男廢耕農女妨蠶績所以云懸軍十萬日費千金杆軸其空輓輸莫息田生荆棘人遂飢荒設無水旱之侵已有耕耘之闕夫和氣結則祥瑞降

兵氣盛則災害生疾疫流亡由斯而作窮兵之弊可勝言哉惟君惟臣所宜深戒也修身之士以嗜欲交侵猶國有兵戈也真氣耗散猶生民疫弊也所以嗜好不節則神氣散亡神氣散亡則疾疹交構氣亡疾

作何福善之可冀乎何延益之可希乎於國於身俱可深戒也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疏春秋傳曰殺敵為果今明殺敵者令不相侵止其為暴是知殺敵為果即止敵也

老君云事不得已而欲用兵用兵之善但求止敵令不為寇必不以眾暴寡凌人取強取強則事好却遠是以戒今不敢故云不敢以取強

義曰王者化人貴乎道德道德未洽恩信

未孚或有外敵來侵不得已而方應應變制敵豈在殺人能取勝於伐謀自可期於止殺故於文曰止戈為武但止其敵不在殺人可謂止戈矣其若封尸流血白刃相交或勝之於前或敗之於後好却還報非

曰能軍不敢取強是今天道矣殺敵為果者春秋宣公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楚之命伐宋宋華元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司空樂官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宋大夫狂狡逆鄭人

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擒也哉昭果毅以聽之謂禮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戰也言易而反之必為毅矣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憍

注善輔相者果於止敵蓋在安人和衆不敢求勝取強故雖果於止敵不敢爲寇慎勿矜功伐取以自憍盈憍則敗亡故以爲深戒也

疏夫用兵之善果於止敵止敵自矜未名善勝故雖能止敵慎勿矜誇矜誇則傷於取功故雖果於止敵戒云勿伐其功伐取其功是則自爲憍秦憍秦則樂殺故敗不旋踵此爲炯戒可不慎乎

○義曰矜誇大也伐自稱已善也憍慢也安人和衆者春秋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鄆三月克之鄆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將舍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敵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尅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趙括趙嬰齊爲大夫士會上軍郤克佐之鞏朔韓穿爲大夫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荀首趙同爲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間鄭及楚平林父

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士會曰善會聞用軍觀變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狂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疲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也也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爲教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實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違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先穀曰不可晉之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而退非失也命爲軍帥而卒

以非失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荀首曰此帥殆哉易有之師出以律否臧凶順成爲臧逆爲否有帥而不從臨執甚焉果過必敗先穀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厥林父帥軍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聞晉師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叔敖不可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令尹南轅返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二帥者專行不顧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敖鄒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先穀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

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激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次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師叔楚之崇也入盟于鄭子良鄭之良也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帥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智馬莊子曰趙括趙同咎之徒也趙朔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會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先穀以爲詭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跡於鄭曰無避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晉魏錡使